

齊白石傳

(五)

易恕孜

旅居北平四十年

白石老人於民國八年三月，再度前往北平，這時候他的父親年已八十一歲，母親年已七十五歲。他自述說：

「兩位老人知道我這一次出門，不同以前的幾次遠遊，定居北京，以後回來，把家鄉反倒變爲作客了。因此再三叮嚀，希望時局安定些，常常回家看看。」

白石老人這次到北京，仍在法源寺暫住一個時期，旋即移居城南龍泉寺的隔壁，次年再搬入宣武門內石鏡庵。不久直皖戰事發生，郭人漳又邀他到東交民巷附近所謂「保衛界」的帥府園同住，暫避戰亂。他曾有「避難」詩記其事說：

「石鏡庵裏膽惶惶，帥府園間竹葉香。不有郭家同患難，亂離誰念寄萍堂。」

直皖戰事停止之後，他未再搬回石鏡庵，因嫌石鏡庵的老和尚蓄雞犬，晝夜不斷啼吠，很不寧靜，便遷居西城象坊橋觀音寺內。誰知觀音寺的佛事很忙，佛號鐘聲，比石鏡庵更加嘈雜得

多，於是再遷於西四牌樓迤南的三道柵欄。隨後又遷至太平橋高岔拉一號住過一段較長的期間，才又營居西城鬼門關外跨車胡同十五號。他平日題畫常書的「鐵柵屋」就是指此，其間懸有王湘綺所書的「寄萍堂」橫額，他自題詩說：

「凄風吹袂異人間，久住渾忘心膽寒，馬面牛頭都見慣，寄萍堂外鬼門關。」

但後來「鬼門關」這個地方，已改稱「貴人關」。

白石老人自民國八年三月到北京定居以後，歷經四十年之久，他作畫亦常喜題「居京華四十年」的款識。其在此四十年間，曾經三次回家省親，一次還鄉掃墓，三次出遊。

民國八年中秋節，白石老人的妻子陳夫人，曾自湘潭不辭跋涉之苦，前往北京探視，并作短暫的留連，至冬間再由白石老人陪同回去，省視雙親，第二年春二月，白石老人仍回北京，偕其三子良琨，長孫秉靈，到北京肄業。

民國十年九月，白石老人又曾回家，看到他父母雙親健康如恆，感到非常安慰。但因在北京

的長孫秉靈，患了重病，白石老人便又偕同陳夫人匆匆趕回，未能在久住。其後，秉靈死於肺病。

民國十五年春初，白石老人回家省親，方抵長沙，聽說家鄉一帶，正有戰事，路途阻隔，祇得折回漢口，改乘江輪到南京，轉津浦路返回北平。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三日，與七月五日，白石老人的母親、父親，相繼病故，白石老人兩次都急欲回家，祇因當時湘鄂兩省正是國民革命軍和北洋軍閥激戰的地方，無法通行，以致未能見父母最後一面，也未及立刻奔喪。他自述說：

「在這一年的之內，連遭父母兩次大故，我飄流在外，不能回去親視含殮，簡直不成爲人子，不孝極了。」

更以白石老人的母親，彌留時還再三的問：「純芝回來了沒有？我不能再等他了！我沒有看見純芝，死了還懸懸於心的啊！」使得白石老人更加悲傷，「眼睛都要哭瞎了」。

民國二十四年春，白石老人偕同繼室胡夫人，回到家鄉，祭掃先人墳墓。這個時候，他已七

十三歲，離家二十年，回到家來，看到他原先住的房屋，沒有損壞，還添蓋了幾間新的，屋前屋後種的果木花卉，也還照舊，山上的樹林，更加茂盛多了，覺得非常高興。祇是孫曾輩，已添至二十多人，見着他的面，都不認識。他還有一番傷感，就是思念故世已久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他在日記裏寫着：

「鳥鳥私情，未供一飽，哀哀父母，欲養不存。」

他此行在家鄉祇勾留三天，回北平後，刻有「悔鳥堂」石印一方，足見其追遠思親之情，縈迴心緒。

關於白石老人在北京定居後的三次出遊，一次是在民國十年的端陽節，應他的好友郭人漳之邀，到保定同遊蓮花池；一次是在民國二十五年春，應四川王纘緒將軍之邀，遊覽巫峽、青城、峨嵋勝地。他曾說過：

「四川山水之佳，較桂林更勝一籌。」

他也說過四川的天氣，時常濃霧蔽天，不好看山。他有「過巫峽」詩說：

「怒濤相擊作春雷，江霧連天掃不開，欲乞赤烏收拾盡，老夫原爲看山來。」

他此游仍偕胡夫人及兩個年幼的子女同行。俗有「老不入川」這句話，這年他已七十四歲，預料他此生將無時日再來，故於登棹東返之日，當着前來送行的朋友金松岑、陳石遺、黃賓虹、王纘緒諸人，以及他在國立藝術學院和私立京華美術教過的學生，興起「此番出川，終其生，未必會再來」之感。

又有「留別」詩說：

「蜀道九千年八十，知君不勸再來遊。」

白石老人這次返回北平後，又過了十年，才有南京、上海之行，爲定居北京後的第三次出遊，也就是他「終其生」最後的一次遠遊。

木匠也能作詩

白石老人以畫名重於中外，譽滿天下，但他却喜歡說他的詩第一，書法第二，畫第三，篆印第四。

大家都知道白石老人幼年是個貧苦的孩子，祇唸過半年村塾，讀過一本「千家詩」；和他少時習木工的餘暇，讀過「隨園詩話」，但究竟根底有限，所以他在二十七歲以前畫畫，還不能題詩，及得胡沁園家的塾師陳少蕃爲他點讀唐詩三百首，和他自我閱讀過白香山的「長慶集」，才漸漸懂得作詩的訣竅，常常做起詩來。他的第一首七絕詩，是參加胡沁園的「藕花吟館」賞牡丹花作的，有「莫羨牡丹稱富貴，却輸梨橘有餘甘。」的性靈佳句。當日在座的詩人，都是湘潭風雅之士，大家對他都括目相看，驚歎一個年輕木匠，居然也能作詩，而且別具一格。其實他這種詩格，是深深受了袁枚詩和白香山詩的影響。袁枚的詩超逸自然，全是性靈之作，易讀易解；而白香山的詩，更是淺切明白，有如對話，老嫗能體會，童子喜吟詠，故有「大眾詩家」之稱。傳說當時延聘倡伎的，也以能誦白香山的「長恨歌」爲抬高身價的條件。

白石老人附學胡家以後的幾年間，海宇昇平

，士喜文讌，他和湘潭一些著有文名的人，結詩社於五龍山的僧寺，與王仲言、羅眞吾、羅醒吾、陳夔根、譚子荃、胡立三，稱爲龍山七子，他的年事最長，被推爲社長。還有黎松安、黎薇蓀、黎雨民，也是詩友。花月佳辰，必爲詩會，酣嬉淋漓，顛倒不厭，可謂極一時之盛。白石老人由於天才穎悟，不學而能，一詩既成，同輩皆驚，以爲不可及。在這以後，他們又有羅山詩社的組織。羅山詩社，是以黎松安家爲集會的地點，白石老人和他的詩友們，也經常聯合聚會於黎家的誦芬樓，造花牋，摹金石，作畫，吟詩，弄笛。他於宣統元年再游廣東歸後，寄給黎松安的信說：

「……一日獨坐，回憶十年前與公頻頻相晤時，蛻園、雲溪多同在坐，聚必爲十日飲，或造花牋，或摹金石，與之所至，則作畫數十幅。日將夕，與二三子游於杉溪之上，仰觀羅山蒼翠，幽鳥歸巢，俯瞰溪水澄清，見鬢蟻橫行自若。少焉月出於竹嶼之外，歸誦芬樓，促坐清談。瑣不工於詩，頗能道詩中之三昧，有時公或弄笛，瑣亦姑妄和之。月已西斜，尚不欲眠。……瑣本恨不讀書，以友兼師事公，……邇年以來，奔走半天下，……買山僻地，去白石愈遠，平生之知舊艱於來，瑣亦艱於往，獨坐杜門，頗似枯衲，……安得化身爲蝸牛，負其廬置於羅山之側。……」

於此，亦可見他們羅山詩社的詩友，當日之豪情雅興匪淺。

白石老人學習作詩，在他二十七歲以後十年

來的環境裏，可說已經磨鍊了基本的實際功夫。

但在他三十七歲的那年，王湘綺還說他作的詩似

「薛蟠體」。湘綺一生好刻劃人物，尤喜作戲言

，視時流呈閣不佳的詩句為「薛蟠體」，或謂之

「哼哼調」，皆戲用紅樓夢說部故事，以為諷浪

。蓋白石老人那個時期所作的詩，純事摹倣，

白，其體格或有未臻至境，韻律未到精純，可是

他的天資高絕，自執贊王門，復與樊樊山諸詩家

遊，由是孟晉，有一日千里之勢，其四十歲後

，尤好讀宋詩，以性之所近，喜愛輕朗閒淡，故

於四十歲以後作的詩，不但清奇靈秀，尤見性情

。曾有「借山吟館詩草自序」說：

「余年四十至五十，多傷感，故喜放翁

詩，所作之詩，傷感而已。雖嬉笑怒罵，幸

未傷風雅。」

又有「白石詩草二集自序」說：

「……越己未，亂風稍息，仍竄京華

，……及至都門，重居法源寺僧舍，以賣

畫刻印為活計。朝則握筆把刀，日不暇給。

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誰使垂暮之年，父

母妻子別離，戚友不得相見！枕上愁餘，或

則絕句數首，覺憂憤之氣，一時都隨舌端湧

出矣。平時題畫，亦多頹斯。故集中所存，

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筆千言，苦心錘鍊，

翻書搜典，學作獮祭魚也。」

白石老人還說：

「平生知白石畫者郭葆森，知刻者夏午

樊樊山曾為題「白石詩草」說：

「灑生書畫皆力追多心。今讀其詩，遠在之

花寺僧之上。……冬心自道云：『隻字也

從辛苦得，恆河沙裏覓鉤金』。凡此等詩，

看似尋常，皆從劇心鉅肝而出，意中有意，

味外有味，斷非冠進賢冠，騎金絡馬，食中

書省新煮餼頭者所能知。惟當與苦行頭陀在

長明燈下讀，與空谷佳人在梅花下讀，與南

宋前明諸遺老在西湖靈隱昭慶諸寺中相與尋

摘而品定之，斯為雅稱耳……。」

樊樊山為晚清時代的大詩人，其飛揚詞場，

縱肆放浪，不輕以辭色假人，惟於白石老人的詩

，稱譽溢於言詞。可見這位天才的藝術家，對於

作詩，隨着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進展的關係，磨

鍊了基本的實際功力，確有高深的造詣。

心緒意境寄託詩畫

白石老人一生達一個世紀的歲月，歷經坎坷

，迭逢世變，其心緒意境，往往用詩與畫寄託，他

曾說過四十至五十的十年間，作詩就有一千二百

餘首之多，至五十以後，更是傷老多憂，託於題

畫，任筆所之，作詩不計其數。作者曾經讀過他

的「借山吟館詩草」和「白石詩草」，以及「白

石詩草殘稿」，就記憶所得，抄錄於後，並為鈎

稽一些與題材相關涉的舊事與年代，添補出來，

作為參考印證的資料。

長安遠

萬丈塵沙日色薄，五里停車雪又作。慈母密

縫身上衣，未到長安不堪着。

光緒二十八年冬，白石老人應夏午詒邀，由

湘之西安，為姚無雙畫師，正是他四十歲的時候

，也是他第一次遠離家鄉，時當風雪載途，天寒

日暮，觸發游子思親的深情，因作「長安遠」詩

以記此行。

小園客至

經營身世合長嗟，舊友相逢強自誇。夜讀百

篇慚造土，春耕三畝亦農家。筠籃沾露挑新

筍，爐火和煙煮苦茶。肯共主人風味薄，諸

君小住看梨花。

夏日高臥

閉門睡有真滋味，孤辟衰年更妙哉。涼氣入

窗如雨至，清香到枕覺荷開。懷人却喜山僧

話，逐客不妨詩友來。鬚髮據床君且去，更

移蒲席臥庭苔。

楓樹園野望感傷

投老一丘草木禱，七年容易此勾留。行看種

樹成青嶂，却憶移居未白頭。靈藥解尸虛晚

歲，病楓傷盡各千秋。人生懶外惟扶醉，斜

月長繩繫住否？

花朝後四日小園看果木

野雀山狸共一家，擾人雞犬覺聲嘩。半春俗

客亦無到，昨夜東風開李花。

蕭齋閒坐因留霞老人贈詩次其韻

不作揚塵海島仙，結束人世寂寥緣。苦思無事十年活，老恥虛名萬口傳。茅屋雨聲詩不惡，紙窗梅影畫爭妍。深山客少關門坐，老矣閒笑樂天。

一室蕭然賦索居，雪風聲斷雁聲初。飽諳世味思餐菊，深省交情慎寄書。硯水成冰心共冷，柴車更榻計非虛。欠伸坐久還須睡，夢裏星塘舞綵裾。

酬故人書題後

雞啼犬吠隔重圍，墨水爐煙畫掩扉。餘習未能除畫債，此人多病惡人非。寶鏡苦效多心早，與語歡如季札稀。且喜枝頭簾外鳥，有時飛去有時歸。

舊侶如雲散不逢，卜居徒近祝融鐘。麓山無復尋碑夢，巖洞虛歡移樹傭。身後友師金蛺蝶，眼前奴婢木芙蓉。老天也遣憐愁寂，時有清風響古松。

追憶

已酉還家作老農，心情亂後更疏慵。隣翁笑道齊家懶，洗脚上床夕照紅。

白石老人於五出五歸之後，新築借山館於湘潭的茹家坤，深居簡出；這是在清末民初的數年間，鄉居清適，堪稱一生最樂的時期。他在這個時期所作的詩，字裏行間，流露無限的閒情雅興。

哭沁園師

榴花欲着荷花發，聞道乘鸞擁旆旌。我正多

憂復多病，暗風吹雨撲孤檣。

此生遺恨獨心知，小住兼旬耐舊時。書問尚呈初五日，轉交獨寄石門詩。

閒隨竹杖驚魚散，靜對銀甌聽鳥嘩。夢也解尋行慣路，園亭池畔怯看花。

平生我最輕流俗，得謗由來公獨知。成就聰明總孤負，授書不忘藕花池。

窮來猶悔執鞭遲，白髮恆飢怨阿誰。自笑良家佳子弟，被公引誘學吟詩。

忌世疏狂死不刪，素輕餘子豈相關。韶塘以外無游地，此後人誰念借山！

往迎車使禮荒唐，喜得春風度草堂。五百年來無此客，入門先問讀書房。

學書乖忌能精罵，作畫新奇便譽詞。惟有暮年恩並厚，半為知己半為師。

胡沁園是最有造於白石老人的一個人，死於民國三年，這年的五月初五日，白石老人曾遣人送信到他家，迨送信人返來，回說胡先生已在七天前去世。白石老人說他聽了這個消息，心裏頓時像小刀子亂扎似的，說不出有多大的痛苦。

他還說胡先生不但是他的恩師，也可以說是他生平第一知己，他的一生略有成就，飲水思源，都是出於胡先生的栽培。當此一別千古，他實在難以抑制滿腔的悲思，便自參酌舊日的畫稿，重行畫了二十多幅，都是胡先生生前賞識過的，並會親自動手裱好，裝在親自糊紮的紙箱內，在胡先生的靈前焚化。又作了七言絕句十四首和一幅「衣鉢信真傳，三絕不愁知己少；功名應無分，一生長笑折腰卑。」的輓聯，以表達他悼念這位「成

就他聰明」的恩師兼知己。這裏抄錄的八首詩，就是他所說的十四首之一部份，白石老人還說這些詩聯，也就是他的自況，因為在這一年的前多和這一年的夏天，白石老人的次子良黼，六弟純楚，均不幸早死。良黼生於光緒二十二年，死於民國二年，年方二十一歲。純楚是貴政公的幼子，湘人稱幼為滿，白石老人呼他為滿弟，生於光緒十四年，死於民國三年，年方二十七歲。白石老人於痛子傷弟之餘，又得恩師逝世的噩耗，其悲痛之情，溢於詩詞。

柳溪晚釣

日長最好晚涼幽，柳外閒盟水上鷗。不使山川空寂寞，却無魚處且勾留。

棧樓吹笛

釜無莢豆自心安，身靜尤知天地寬。花外一聲聞鐵笛，雲橫碧落棧樓寒。

雪峯梅夢

護花何只隔銀谿，雪冷山遙夢豈迷。願化放翁身萬億，有梅花處醉如泥。

曲沼荷風

漫將荷葉盡為裳，曲岸風來遠益香。欲剝蓮蓬倩纖手，如君何必羨鴛鴦。

古樹歸鴉

八哥能語偏饒舌，鸚鵡能言有是非。省却人間煩惱事，斜陽古樹看鴉歸。

仙坪試馬

世無伯樂馬空羣，指鹿爲龍尙有云。一角寒
坪照鞭影，不生髀肉最憐君。

老屋聽鷓

音乖百轉黃鸝鳴，斗酒雙柑老屋晴。笑我買
山真僻地，十年不聽子規聲。

鷓巖飛瀑

造化可奪理難說，何處奔原到石巔，疑是銀
河通世界，鼎湖山頂看飛泉。

白石老人的故鄉杏子隴地方，有兩個胡家，
兩家皆書香門第，一爲韶塘胡家，是白石老人二
十七歲時從師讀書的胡沁園家；一爲竹坤胡家，
是白石老人的詩友龍山七子之一的胡立三家。竹
坤胡家的胡廉石，寫得一手好草書，能詩擅刻，
亦與白石老人有莫逆交，他將住在的石門附近的
景色，請王仲言擬了二十四個題目，由白石老人
畫成圖冊，時在宣統二年白石老人「五出五歸」
之後，至民國四年冬，胡廉石復攜往借山館索爲
題詩，白石老人說他看到畫冊上已有黎龜衣的題
句，不禁技癢起來，於是每景補題了一詩，以上
抄錄的，祇是二十四首之八。

王仲言，又名王訓，亦號蛻園，是白石老人
早期的詩友，亦龍山七子之一，有女字齊良繭，
又與白石老人爲兒女親家。黎龜衣，文肅公子，
名承禮，又名薇蓀，亦號鯨庵，辛亥以後，自呼
鳧衣叟，是白石老人早期的印友，自從四川辭官
歸湘，於長沙嶽麓山下，新造一所別墅，取名「

聽葉庵」，曾招白石老人往遊。

在這一年裏，白石老人說他遭遇兩椿最傷感
的事。一是得到王湘綺死去的消息，他說湘綺師
雖然享壽八十五歲去世，但對他還是個意外的刺
激，回憶往日師門的恩遇，一直銘感不忘，故會
專誠去哭奠了一場；一是被人偷去積存三百多句
詩稿，他說他作詩，自來是不求藻飾，自主性靈
，尤其反對摹倣他人，學這學那，搔首弄姿。在
這以前的十年中，有時偶用宋人詩的格調，隨便
哼上幾句。只因不是去摹倣，就沒有去做全首的
詩，所做的不過是斷句殘聯。日子多了，積得有
三百多句，不意在秋天，被人偷了去，做詩原是
雅事，到了偷襲掠美的地步，也就未免雅得太俗
了。他還有詩說：

「料汝他年誇好句，老夫已死是非無。」

丁巳十月初十日到家人避兵未

歸時借山僅存四壁矣

佛家財寶五家通，離亂心情萬事空。明月入
窗如有意，照人一灶在廚東。
人失人得何彼此，一物豈橫胸次死。猶有山
間香意來，寒梅零亂著花蕊。

兵後雜感

窮鄉亦復有桑麻，香稻黃梁處處嘉。四五日
中三百里，可憐何獨只黃花。
白日光寒煙霧開，幾家歡喜幾家哀！長饑隣
叟翻憐我，不再提籃乞米來。

已未三客京華聞湖南又有戰事，
將欲還家省親，起程之時，有感
而作。

一月飛車出帝京，衡湘何處著閒民。園荒狐
已營巢穴，世變人偏識姓名。愁似草生刪又
長，盜如山密剽難平！三年深負紅梨樹，北
地非無杜宇聲。

避亂攜眷北來

不解吞聲小阿長，攜家北上太倉皇。回頭有
淚親還在，咬定蓮花是故鄉。

唐規嚴邊長沙請傳語趙炎午

石榴子熟西風急，蔬菜根香秋雨涼。君返長
沙逢老趙，爲言白石苦思鄉。

癸亥七月聞家山大戰慨然題壁

又道湘軍上戰鞍，劫灰經慣慚心寬。料君一
物難攜去，數疊青青屋後山。

題畫南瓜螳螂

盜如鱗密不容針，五見瓜藤滿架陰。鐵道四
千家咫尺，省親無計更傷心。

戊辰秋貞兒來京述故鄉事作畫題

記

驚聞故鄉慘，客裏倍傷神。樹影歪兼倒，人
踪滅復存。西風添落葉，暮霧失前村。遠道
憐兒輩，還來慰老親。

辛未避亂移家東交民巷

湘亂求安作此游，穩攜筆硯過蘆溝，也嘗草
莽吞聲味，不獨家山有此愁。（未完）